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二回 南唐主回書拒宋 趙太祖命將督師

詞曰： 屈殺賢良，困受沙場。從此十八載，趙君王回瞻殿宇，祇見雲莊俯懷，妃子轉似孤凰。也知天子亦離鄉，傷傷傷。念切當陽，義伐徐方。後來八九家，共讚襄維。茲元老，固稱鷹揚，矧斯臣妾，且號呂姜，功蓋殘唐，長長長。

卻說宋太祖自陳橋兵變，黃袍加身，為眾將士推尊於周後主，繼位而有天下，又賴眾將兵力，助而成禪，北伐西征，混歸一統，所有宇內霸主、偽主皆臣降稱服，四方莫不奉正朔天王。值宋太祖萬壽聖誕佳辰，諸家王子王孫，各助威文武大小臣家，悉皆備辦許多禮物、珍儀，於五更之初，便佩玉登車，紛紛趨蹌寢道入覲，頌唱華封三祝。又有外省邊疆眾文武員，俱有貢禮回朝上壽，並諸外國及附屬歸命侯王，亦莫不挾狼圭梯山航海而至，以朝敬中土聖主。太祖自庭殿中受獻，祇見許多珍儀過豐，一一盛陳。旨下慰勞諸臣。傳詔畢，顏顏喜霧，是日少不免鹿鳴賜宴，各王侯文武大小臣子百官均頒賜，暢敘樂飲於殿中。一番慶鬧，君臣共樂。

酒至三巡，宋太祖徐徐而言曰：“今天寡人五旬壽紀，悉當眾卿文武、諸邦邊隅土宇之臣，貢獻隆儀之盛回朝慶祝，足見內外遠近之臣愛戴恭誠。惟今金陵南唐李煜，以一隅之地，藐視寡人，並無差使慶祝一詞祝敘，亦屬不恭，眾卿以為如何處之乎？”有兵部尚書潘美奏曰：“臣近聞南唐李煜，招賢納士，嚴訓軍兵，其志非小。今各兄弟偏邦，入朝貢獻華祝稱觴，他獨不遣一人進朝恭祝，顯見目無我大宋，不恭之甚，將來有不臣服之心。不若我主趁此執罪，命將興士征討有名矣。”宋太祖未答，又有軍師苗訓奏曰：“此行未為不妥，但今已四海一家，諒此南唐區區一隅之土，何足介懷，不煩聖慮。可下旨責他君臣不諒德力，不禮回朝恭祝，有失國威。如若即行征討，似涉不教而誅，況勞士浩費，非國家益也。不若待閣部詞臣，草檄文一道，命使馳往，曉諭他一番，倘或彼君臣醒悟，差人謝罪，正當赦宥之，足見我主以德宣化而治，各邦靡不欣服矣。倘他仍執迷抗拒，然後命將興兵征伐取罪未晚。不知陛下聖意如何？”宋太祖聞言曰：“卿家處置得宜，惟詞翰之臣莫與卿之匹，汝回第中，三天之限，且備檄文，命使臣馳往諭之。”此日退朝，文武各散。

次日苗從善檄文草就，上呈御覽畢，即皇印封固，欽差往金陵而去。涉水登舟，非止一日得到此。一天，南唐主自拜余鴻為軍師，有三月之久。一日早設朝，正在君臣敘集，有玉門官人奏，大宋天子差官員一位，有齎旨到來。唐主啟皇封，君臣開讀，其文詞曰：

昔者唐祚衰微，率土分崩，生民之命幾於盡泯。茲我邦主德臣明，撥亂反正，拯其將墜，救兵民於水火，奉天宣化功勞，施兮垂兮而萬邦協和。布德行仁，而百蠻賓服。蠢爾南唐一隅之土，梗化不朝，藐視不恭，罪難逃咎。屢欲受敕天師，恭行天討，惟我主寬洪偉度，有慕乎古之行軍，以化格為治，故王者之師，有征討而無戰鬥。是舜帝虞廷，舞干戚而格有苗；武王周師，回軍馬以警殷紂。茲命我詞臣，秉筆宏文，申明誥訓，原不欲用武以傷和氣，致祥好生之德，今敷陳安危之要，君侯其敬聽之。念爾唐末五代紛爭，瓜分割據，至英雄並起，豪傑風從，我主車駕所臨，靡不輸誠納款，君侯所共見聞也。惟兩帝不並生，一姓不再伏，明者見危於無形，智者窺難於未兆。是以微子去商，長為周賓世胄；阿斗納印，安作晉世樂公。君侯誠能深鑒成敗，投味微子之蹤，猛思後主之樂，則福慶無疆，土民安堵，農不易畝，市不尚肆，去累卵之危，就永安之帥，豈不大有裨於國哉？如執迷罔悟，聽惑惑說，至於兵臨城下，玉石俱焚，噬臍莫及。

當日，南唐主李煜看見檄文朗烈，理義分明，稍有畏怯之心，又轉請余軍師酌議此事，余鴻曰：“腐儒筆鋒亦銳利，不知我主兵精糧足，有何懼哉？”遂不作謝罪表文，祇將檄旨箋尾，批回七律詩一首，曰：

南唐繼續在錢塘，屢欲興師破汴梁。

文有孫吳精陣律，武增虎豹騁沙場。

高懷活捉同妻死，陶氏生擒與子亡。

天命早知須順服，免教刀斧見閻王。

書後又寫著：大唐正統皇帝付與宋君御前覽悉。

卻說宋太祖一天設朝，使臣回國，一見李煜不獨不回謝罪之書，反作此悖逆犯上強詞，藐慢太甚，太祖一見，羞顏大惱，拍案罵曰：“好膽子李煜，蔓爾逼上，朕好意相待，不忍加兵征討，猶恐殘害，兵民可憫，不料他竟公然逞志，出此惡逆犬吠之言，怎可不加誅戮！朕若不發兵征討，他亦差將來爭了，不啻不似人也！朕親行征伐，定必生擒此賊，方消朕恨！”有高王爺懷德出位，啟奏曰：“南唐李煜偽襲李唐之後裔，割據金陵不過八十一州地土，諒有甚麼倉頭百萬、粟支十年之富庶！即君臣和協，無乃一班伴食文詞詩賦之人。今不度德力之勢，以小敵大，以弱拒強，是乃自取敗亡之禍也。不若待臣藉陛下天威，興一旅之師前往，以順取逆，自必獻功奏捷，何須主上親身馬上之勞，有礙輕出萬乘之尊。”太祖曰：“御妹夫論雖理有所依，但朕起自馬上功勞，與諸將士久相雄角，親冒矢石一十八載，見盡多少英雄，負氣自許，率性不受人欺侮。今李煜這匹夫逆惡辱言侮薄太甚，務必生擒殺他，親辱此賊，方得心平也。況自登基一十三載，身安備樂，髀肉旋生致病，正不勝劉先主所感慨。朕意已定，妹丈不必諫留，今即著卿為督師主帥，史圭、石守信二將為左右先鋒，馮益為參軍，再令曹彬、潘美、王彥升、羅彥懷為輔軍，九王、八侯及軍師苗訓俱隨南征，以護駕，復令王金武後隊解糧，同心協力征勝金陵，旋師奏凱之日，回朝因功加齎封爵，以報將士之勞。”

是日眾文武聞諭，各人領旨，定了出師日期，退朝已畢。有宋太祖又對御弟二王爺匡義言知，征討江南李煜，託之監國署位依政處分，朕不過一載上下可以還朝，叮囑一番，二王匡義領命。宋太祖又在昭陽正宮皇后論說知之，復往後宮稟知杜氏皇太后，於某日定期別母后，即當興兵征伐金陵李煜云云。有杜太后曰：“皇兒於十八年馬上功勞，乃得九五之基，安逸未久，方一紀之外，今又思歷險疆場，今天下已定於十之八九，躬為萬民之主，理合優處節勞，豈可再厲兵危險事，願皇兒勿往，且命將提兵悉足成功奏績矣。且母前兩天夜夢不祥，於三更後見皇兒高登一李樹，幾乎傾跌下，幸得雲霧上飛下五隻彩鳳，將兒翼扶而下，須臾間已驚醒，方知一夢之兆。至今母心尚怯懼，介懷不安。兒今又思離位遠行，未知主何吉兆，想來有此幻夢預報，不若王兒勿往，敕旨各家王侯武臣，能征慣戰者往討江南，何必立意親征，以貽老憂。”太祖聞母言，對曰：“母后勿心煩，兒一自少年十六以後，即一生闖遊，四方遍走，在家少出外多，喜動，不喜動中之靜，天下之大，東西南北之地土，十之七八風土民情柔悍皆知，今汴京進金陵，不過四十天之程途，有何干礙？且母后所夢最吉，兒攀登李樹將傾，反得五鳳協扶而下，後必得五女將為助以成戰功，未可知也。況兒不歷閱沙場已久，困於大位，實不喜安靜，今隨征一出，反覺心逸開懷，以免久困於深宮內殿，兒所悶悶久矣。但今中土堤封萬里，十得其八九，單有金陵一掌之地，如此梗強，有失各國之威，祇爭此功虧一簣，便可放馬歸山，牧牛歸野。況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，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。何勞母后掛懷。兒若不親臨敵境，將士不肯用力，枉日費斗金耳，非為勝算也。”當日杜太后向知皇兒心性，喜流動而惡坐逸者，是必難以強留勸之，祇得言曰：“兒既力主興兵，斷不可親臨出陣，以萬乘貴軀非同小可，須當謹慎小心，為母減憂。”太祖皇領諾安慰而出。當日眾后妃王子皆知聖上親征，祇有皇后娘娘想來皇太后尚且勸駕不止，徒陳留無益，未必帝心允回，祇得錢別送行賀喜而已。未知何日起程御駕親征？且看下面分解。